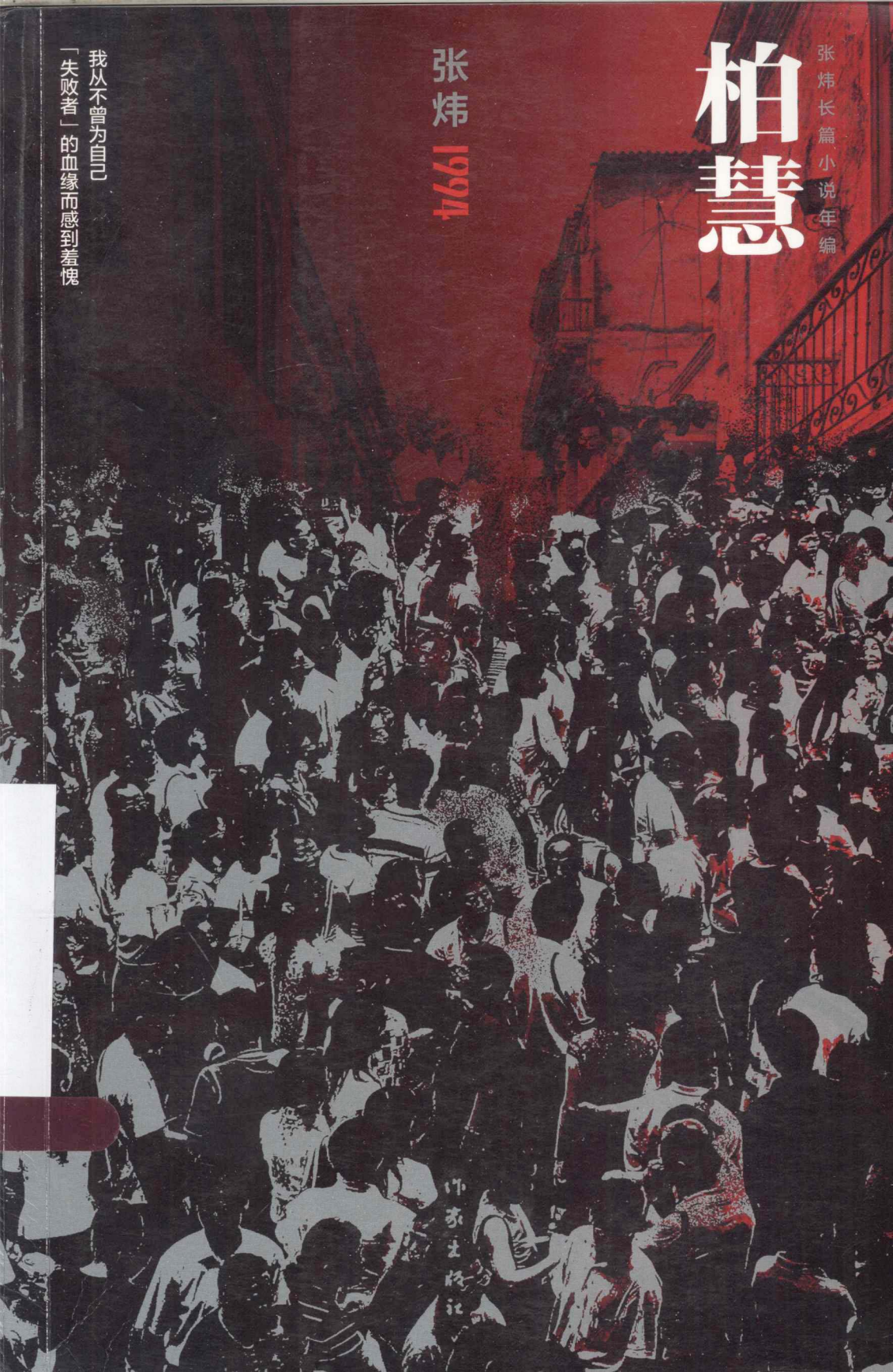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炜长篇小说年编

柏慧

张炜
1994

我从不曾为自己
「失败者」的血缘而感到羞愧



作家出版社

张炜
长篇小说
年编

柏慧

张炜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柏慧 / 张炜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8

(张炜长篇小说年编)

ISBN 978-7-5063-6976-3

I. ①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5598 号

柏 慧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 合利工作室 JOY · BONE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40 千

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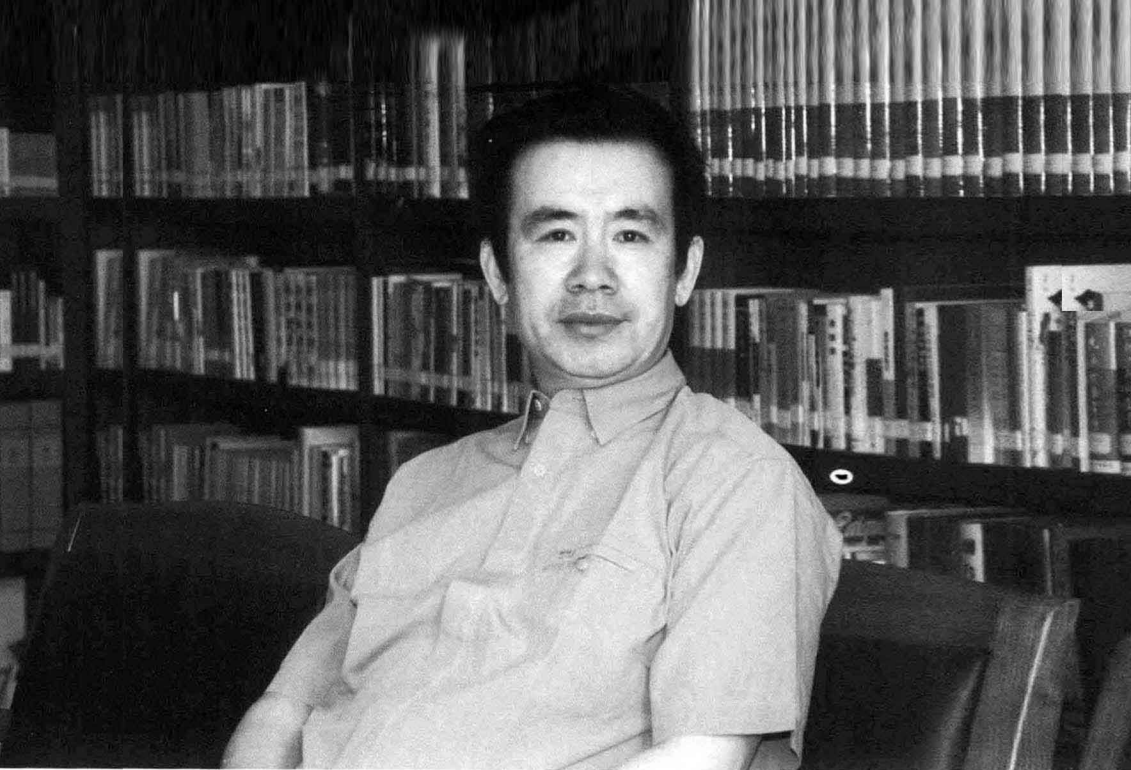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976-3

定价: 2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张炜，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栖霞县。1975年发表诗，1980年发表小说。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专业作家。发表作品一千三百余万字，被译成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等多种文字。在国内及海外出版《张炜文集》等单行本三百多部，获奖六十余次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外省书》《柏慧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丑行或浪漫》《刺猬歌》及《你在高原》等；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《夜思》《芳心似火》；文论《精神的背景》《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》《午夜来獾》等。

1999年《古船》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和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，《九月寓言》与作者分别被评为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”。《声音》《一潭清水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外省书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鱼的故事》《丑行或浪漫》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金石堂选票最受读者欢迎图书奖、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。

《你在高原》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、鄂尔多斯奖、出版人年度作者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柏慧	1
第二章 老胡师	137
第三章 柏慧	197
附 录 不能丧失的	255

第一章 柏慧

1

.....

已经太久了，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。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。时隔十年之后，回头再看那些日子，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。

.....

午夜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……我用呓语压迫着它，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。

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。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。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——失望了吗？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，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。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，真没有准备。人一晃就到了中年。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。

你说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。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，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，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。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，大概会很痛苦的。

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，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它起码不那么嘈杂，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的人流、拙劣的建筑。我待在自己的葡萄园里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；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。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，水的味道像矿泉。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，用它的水沏茶。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，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。这样过下来，我并不太想城里。

我盼望梅子与我有同样的抉择，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。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，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。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（福）就是这儿的人。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，有无数传说。

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我感受着我的海角——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，或我是它的。我开始能够好好地、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和我所经历所感到的一切了。

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，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。它是我的母校，我的另一个出发地，我的一个港。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。

在这个午夜，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：从头开始吗？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，从心里感激。

从头开始——开始吗？

我一时无从回答，只是充满了感激。我好像已经开始了。

初来这儿时，我对梅子说：我正在从头开始。梅子对此并不支持，但认为可以试一下。她默默承受了。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，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。我因此而感谢着她。

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。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。但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我这么想。

保重自己吧，柏慧。

不要忘记春天，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

2

这个夜晚大海的潮声可真大。我们的葡萄园离海岸只有两公里远。睡得太晚了，半夜又被潮声弄醒，就索性起来做点别的。

一连几天涂抹，转眼写满了又一个本子。我记下的都是自己隐秘

的声音，我把只有自己才能够识别和捕捉的声音尽收其中。你过去曾嘲笑我一心想成个“行吟诗人”——那时我大言不惭地领受了这个称号，骄傲着它所赋予的一切意义；而今我有点胆怯了。我懂得那顶桂冠可不能随便往头上戴。我只配称作歌手——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言自语的“歌手”，一个倾诉不停、用歌声迎送时光的人，一个足踏大地的流浪者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

你，还有很多朋友，常常埋怨我背叛了自己的专业，背叛了地质学。我只有在埋怨中不吭一声。不是我同意了这些指摘，而是我在它所包含的那份沉重面前只有缄默了。

大概他们没有想到“背叛”这个词儿有多么重的分量。你的小嘴儿一动一动也吐出了这个词儿，挺刺人的。可能你不知道，我一生都在警惕着背叛——我看到、我经受的背叛太多了。生活有时简直是由背叛织成的！我在长夜独守的时刻，在轻声吟哦的时刻，心中常常涌动着那么多的憎恨与温情，泛起着无法推开的自谴……好了，这样说越说越远的。让我谈点别的吧。

今天我在剪葡萄藤蔓时，看到一串串米粒似的小花束，一下就想到了丁香花绽开之前的形象。我坐在树荫下好久。一个满脸胡茬的人有多少机会享受这种由痛楚和怀念、温柔和决绝组合而成的幸福时光？只有你才能体会我那一刻的心情。

我怎么会忘记那所地质学院？它出现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，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有那样奇特的境遇了。回顾这些的时候，我对你的怀念和感谢超过了一切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冲动和激愤。我甚至在设法原谅你的父亲，试了试，很难。他当时差点儿废了我的学籍，一家伙把我赶回那片大山。

你的父亲比所有的父亲都要严厉，虽然他后来穿上了背带裤子，越来越像个学者了。

你对他还像过去那样害怕和畏惧吗？你现在离开了他，搬到别处住，这未必是件坏事。可是你将来还应该回到他的身边，他以后大概需要别人的照顾。过去我把他当成了那一类人：骄横了一辈子，一辈子都要骑在别人头上。现在看他也很可怜。

一个人长大了一点很重要，这样他才会冷静一些，好好地瞧瞧自

己，也瞧瞧以前的敌人。

我梦中老出现一个叼着黑色大烟斗的人，他笑眯眯地叉开腿站在前方。因为他挡在那儿，我就不由得要一次次悄悄地退回……这条路就通向我的地质学。我曾那么热爱自己的专业！柏慧，你知道，你的叼着大黑烟斗的父亲阻挡了我，伤害了我。我是在他的面前退却的。

毕业了——总算熬到了毕业，让人松了口气。我有幸被分在那个著名的〇三所里，巍峨森严的一座大楼让我屏住了呼吸……可是命中注定似的，在这儿我又遇到了一位像柏老差不多的人。我怕极了。我竭尽全力躲着他、他们。可这是躲不开的。我最终还是在心里做了个痛苦的决定：干脆放弃地质学吧。

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杂志社。

结果你知道，这同样是一次很不成功的逃亡，我后来还是不得不狼狈地离开。恰好这时赶上了辞职风，我就辞掉了公职——背上背囊，沿着黄河向东，再从黄河入海口继续走下去……我翻过了那片从童年起就让我入迷的大山，一直走到了我的出生地：登州海角。

在一片葡萄园里，我把背囊卸了下来。

这之前我总是寻找着区别——区别于那座地质学院、那座城市的地方……然而没有区别。到处都一样。

只有在这片原野上，我的双眼突然一亮。我又看到了辽阔的海滩、大海、稀稀疏疏的人流。这儿再也没有那么多灰色的楼房，到处都绿蓬蓬的，一片生机。这就是我母亲般的原野……

落脚之后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过来，但我失败了。梅子不干，因为她出生在那座城市，她与我不同。而我就出生在这片原野上的海滨小城，出生在登州海角。我与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。

于是我一个人，赢得了静思的机会。

人哪，人的一生总是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你是否走入了自己的静思？让一片喧嚣从耳畔退开，一个人安静下来，度过一天又一天、一夜又一夜？你的居所附近没有大海，于是你听到的不是海潮，而是如海潮般细琐无边的市声……

这片葡萄园啊，它是我的什么？它如此地让我心甘情愿地操劳，让我绞尽脑汁。不用说，几年来我都在当它的忠实仆人，照料它，安慰它，有时像哄一个孩子。它越来越娇气，动不动就生病。我在这年夏天几次给累倒，那些好帮手也给弄得精疲力竭。不过我们都没有一点怨言。

你该熟悉一下拐子四哥夫妇了，还有小姑娘鼓额。四哥是很早以前从一座兵工厂回来的，六十多岁了。他的左腿因公受伤，我从认识他的那天起，他走路就是一拐一拐。我从小就记住了海滩上这个一拐一拐的身影，并亲近着他。这一回他与我一起侍弄这片园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他的老婆叫响铃，胖胖的，小他二十岁，一天到晚只知道笑，几乎不懂得忧愁。他们夫妇没有儿女，待我像亲人一样，我在这儿真的有家庭的幸福——我想起了早已去世的亲人，我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外祖母……很难说不是他们在冥冥中把我召唤到这里。我呆在这片原野上，感到心和身都离他们近了。

鼓额是四哥从远处的村子里雇来的民工。她刚来时只有十七岁，可看上去连十五岁也不到，瘦瘦的，只突出了那个鼓鼓的额头和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。她显然没有发育好。我去过她的家，真是穷得令人难以想象。这只是平原上的普通人家。

我有时必须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这片园子。你如果亲眼看到我的这些朋友是怎么对待它的，就会像我一样去做。他们从来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——连小鼓额也不例外。这个长了黑红色皮肤的小姑娘内向极了，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。她只在默默地做活。不过她的那双眼睛可以表达一切。太阳下她都不戴一顶草帽，整个夏天都是这样。这会儿她给烤成了一块小红薯。

这儿还有四哥带来的一只护园狗，叫斑虎。它栗色皮毛，灰蓝色的眼睛，长了长长的金色眼睫毛。谁都不会怀疑它的聪慧，它只是操

着特殊的语言而已。我有时长时间地注视它，看着它善良而纯洁的面容，忍不住一阵阵羞愧。

真的，从品质上而言，我们许许多多人都不如一条狗。它那么憨厚，忠诚，当然也很勇敢。它们身上只是缺少某种东西，比如轻信而无独立性——这很致命。这种缺失使它们处于了人类的永远奴役之下。

我们最焦急的就是葡萄的销路。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，不然秋天就要哭鼻子了。我们特别倚仗东部小城的葡萄酒厂。

你现在愉快些了吧？多么想念你。

我常常记起你不愉快时的样子——不要不愉快，因为忧愁从来没有用处。

4

你大概常常见到那位大胡子老师吧？你知道在校时我们关系非常密切，到后来无话不谈。在我当年最苦恼的时候，就是他好好安慰了我。我们十年里都保持着联系。他现在把信寄到了葡萄园，还许诺有机会来这儿看看。真想念他！我平时只称他为“老胡师”。

老胡师有些地方像你，对我离开那个著名的○三所深表遗憾。他在那儿有个同学，还有两个学生，并且关系不坏。他们常因业务关系到学院去，讲了很多所里的事情，多少给他造成了误解。他听得多了，并不认为讲那些话的人品行不端，反而真的一度对我有些生气。

我们那一段来往信件都是唇枪舌剑。因为我被看成了一个不够安分守己的人；不仅如此，而且还有些骄傲，有些其他的毛病……我可能在激动中忘记了自己“学生”的身份，冒犯了他。我后来向他补写了一句话，那是苏格拉底的吧——“我爱我师，但我更爱真理”。

好一段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。我担心他生病。你能否了解一下他的近况？请转告他：我非常想他。

请不要给我什么了——我收到的已经够多了；我是说你给予我的，

足够我一辈子使用的了。

5

梅子来住了一段时间。她这次大概喜欢上了葡萄园，对一切都入迷。她甚至与斑虎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，走时彼此恋恋不舍。

她提议邀请你来这儿。我知道她想结识你。她真心地想邀请你。关于你，她总是十分关切。她听说了你的近况，特别是得知了你与小提琴手暂时分手的消息后，流下了眼泪。

你竟迟迟没有回答是否来这儿相聚。

她还没有下决心来此定居。一个人要告别一种生活是需要勇气的。但我看得出，这一次对她的触动很大。她亲眼看到了我在做些什么，想些什么。她当然会把今天的生活对照昨天，那时她为我的穷于应付、焦头烂额而苦恼。

她的个子比你矮得多，走在田垄里，看着朝阳勾勒出的那个小小的剪影，心里一阵痛怜。她为我分担的忧愁太多了，而我又不能更多地照顾她，保护她。她大概离不开城里的父母——我的岳父是个老同志，生活上照料她很好。虽然她现在不太需要这些了。

她好比一株青苗，我正设法把她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。移栽的时候要连根掘起很大的一方泥土，不然的话它就会枯萎。

夜间我们一起走出园子，一直往北，向着海边走去。天乌黑乌黑，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。后来斑虎追了上来，不断用身子蹭我们的腿。这一下就更好了。天没有多少风，可是海浪依然很大。噗噗的浪涛在梅子看来新奇极了，有一阵她是跑着走的。她想亲眼看一看这水头是怎样扑到沙岸上并发出这样的巨响。海浪绽开一道道起伏的白练，在夜色中泛着银光。天上是又大又亮的星星，它们垂得如此之低。这在那座城市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。

后来我们依偎在沙滩上，偶尔有水沫飞到身上。她并没有忘记询问你的情况——关于你的一切她都感兴趣。

你过去很爱她，是吧？

是的。

她那么好，是吧？

是的。

我知道她不止一次从我的相册中端详过你。她说你比她好看——实际上你们是不同的。她的赞扬是真实的，由衷的。她说你们没有走到一起，而我们却走到了一起，这二者究竟哪一个才是误会呢？

我向她介绍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当然不能不一次次谈到你的父亲柏老。在那个冷肃时代刚刚结束的年头，人们遵循的逻辑与今天有多么不同。今天再没有人理解那样的故事了，尽管它刚刚过去十几年。我告诉梅子：因为那时我父亲的案子还没有个结论，我曾经一个人在大山里流浪——当时父母给我在大山里找了个义父；我害怕去见义父，很恐惧，就半路上一个人溜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他……入学时我彻底隐去了真实的父亲，而只承认是山里人的后代……就这样我才得以走进地质学院的大门。后来就是我们的热恋，再后来就是我不小心倾吐了秘密，差点招灾惹祸——这都是自然而然的。

我被出卖了。你把这一切都报告了你的父亲，他当时是院长！

梅子说这不是“出卖”，而只是做女儿的对父亲不自觉的一种流露。

我说是的。不过这就足够了。当时柏老暴怒起来，让政工处好好忙了一场。结果我受了处分，只差一点就被赶跑。

那场打击的滋味别人是体味不到的。它碰到了我最深处的伤疤，让我浑身战栗。因为我长期以来想都不敢想一下的、好不容易摆脱的父亲的形象，又紧紧地缠住了我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第二次从囚禁地回来时的模样：黄瘦，目光呆滞，脚步飘忽，紧紧咬着下唇……从此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一场噩梦。妈妈为了把唯一的儿子搭救出来，就不断地催促我：孩子，跑吧，跑吧，你一个人快逃……我就这样逃进了大山，渐渐变成山中的一只野物。我含辛茹苦！

据说当年能进这所学院柏老是说了好话的。因为按我的分数只能上二类大学，是柏老碰巧注意上了我的名字。对此我一直感激着。直到遇上了你，我才明白：一切仿佛都是天意。

这些不该再一次提起。

我只想说，梅子心中从来也没有怪罪过你。她似乎比我更有道理。我是一个特殊的生命，身上创痕累累，像一只被追赶了半生的动物。我侥幸呆在了你的身边，只是把满心警觉和惊悸掩藏起来……请原谅我的敏感和苛求吧。

我对你的伤害——不，我们彼此的伤害，都是非常非常深的。于是我们今天的友谊才有了分量，才让我们无比珍惜。

因为我那时爱着你，所以才头脑昏昏说出了不该说出的秘密；也因为我那么爱你，你的“背叛”才让我万念俱灰。你大概想不到当时我有多么绝望……我只跟你讲了很少很少一点儿：关于我的家世，我的过去。出于恐惧和警觉，即便在你的面前我也没有说得太多。今天则不同了，今天我有必要对你说出一切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倾听一个家族的故事了——虽然这有点太晚太晚了……

这种诉说是必要的吗？我一直在犹豫。

在这沉寂的夜晚，在我的葡萄园中，我总是不断地回忆，追溯。我实在有些忍不住。

分手后的十几年中，我经历了很多。我慢慢才搞明白了我从属于哪一个家族，有着什么样的血脉——我、我们——而“我们”到底又是谁……

“我们”为什么总是有着同样的命运？

柏慧，我昨天因为爱而过早地倾诉过，你今天能够细细地倾听并且回答吗？

这时外面的海潮又加大了——我想是大海深处涌起了风暴。窗外静静的，没有风……

6

秋后这一段时间，葡萄全送到榨汁厂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清闲一点了。大家都做自己最喜欢做的，四哥捣弄他的猎枪，领上斑虎去看渔

铺子的老人那里玩了。他老婆响铃和小鼓额采野果，做一种蜜膏——这是平原上的人最独到的发明，记得外祖母在世时我就常常吃到这样的蜜膏。它可绝不同于今天的果子酱。

我一连多少天都在一些极有意思的地方转，像东莱子古国遗址、徐芾东渡启航港遗址、乾山遗址等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去看过了。这儿的民间传说中，关于秦始皇东巡、召见徐芾的故事很多，几乎每个村庄的老人都能说出一串。而且这里徐姓村落非常之多，有七十多处。关于徐芾的出生地，近来史学界争论不休，这极大地引发了我的兴趣，因为它是关于我的故地的啊！

在这种兴趣的牵动下，我找来了一堆堆史料，包括人类学著作，翻了起来。我想象那个很神秘的人物徐芾，十有八九与东莱古国的血脉有些联系。当时的东莱人最早发明了炼铁术，他们当时有个很大的冶炼基地，现在是一个镇子；辽东半岛与登州海角如今隔海相望，在当年却是相连的一片大陆，那时候老铁海峡还没有发生陆沉，他们丰富的铁矿资源当然就来自老铁海峡。这个了不起的氏族祖居地就是登州海角。除了冶炼技术，还有当时最为发达的丝织业、渔盐业。他们几乎个个擅长骑射，英勇剽悍。他们的势力在相当于夏代的时候已经非常强盛，居住地域相当辽阔：北到渤海海岸，向南延伸到龙山文化中心的益都一带。可以断言，它和龙山文化有着某种血缘的联系。

它是东方最古老的土著部族，最早应是一支在此定居的游牧民族。直到了先殷时期，由于殷人入侵，这一部族才穿过尚未陆沉的老铁海峡北上。因为他们不可能绕过大半个渤海湾经大沽、秦皇岛而北移，肯定走了海道。这次氏族大迁徙是必须注意的。因为至今还可以从辽东半岛，甚至是贝加尔湖南畔和斯塔诺夫山脉以东地区找到他们的隐踪。

口口相传的故事、古歌，有时真是让人怦然心动。我相信《史记》上记载的那个“齐人徐芾”就是东莱夷族的后人，是留在祖居地的一线血脉。这种氏族大迁徙后来肯定还发生过，不过极有可能是逆向的了。

这就说到了徐芾东渡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的故事。这个传奇在中国大概妇孺皆知。我觉得这是个被世俗化了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它的

本来面目还有待于重新探究。

我仿佛听到了海潮中传出的隐秘的历史之声……

7

有人多次从徐姓村落里发现一份所谓的“徐芾家谱”。两千多年的流转抄袭，今天看已不可靠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的真实。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伪托，其目的当然是出于维护家族荣誉。不过这期间我倒有了一些发现：关于秦王东巡和徐芾东渡的古歌、民谣。

我先是稍稍抑制了一下心中的惊喜，细细探索。我认为这些古歌比起那份纸页发黄的“家谱”有意义得多，也真实得多。它没有写在纸上——那样是极易损坏的；它只刻在了人民心头，这就可以大致不朽。

能咏唱古歌的都是一些老人，他们记忆力不好，吐字不清，而且不同的人转述相同的片断时差异甚大。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吟诵全篇，这倒也正常。我准备把不同的片断连缀起来，去伪存真，充分比较之后再再来一番筛选整理。这是非常花费功夫的一件事，有时为了订正鉴别一个音就要花去半天时间。不过我觉得这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一件事了。

在做这些的时候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在学院时的两个假期——我们一起去野外勘察的情景。那时你的父亲可真宽容，竟然同意了。他误以为我们随大队人马一块儿走，想不到我们会半路“掉队”。那一次我们看了华东最有名的一条大断裂带，你回去向父亲描述时露馅了，他深深地看了你一眼。从此以后我们每到了隐瞒什么的时候总是有些胆怯，也总不成功。他没有阻止，但我隐约觉得他在寻找一个机会。后来那个机会出现了——我认为他的暴怒除了更深刻的原因之外，还有其他的……

这一次在莱夷故地我相信会有收获。你若亲耳听听那些缺牙少齿的老人吟诵古歌多好啊！我搞了录音，其中有整理好的片断我会给你

寄去的。

8

……我因为居于此地，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和抨击已经太多了。来自其他方面的且不去管，但有些话出自我的挚友和爱人口中，不免让我稍稍痛苦。可怕的误解已无须辩驳，因为这要付出一吨的言辞。言辞对于我是非常珍贵的。我多少有些疲惫了。

“老胡师”又给我来信了。他信中暂时没有了那些责备——再不因我在○三所的行为而喋喋不休……我一想起那些就有些痛心和焦躁，当时真想迎着他大喊一声：我在○三所到底干了什么坏事？我当时只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犯下了什么罪过？

我真不愿向你提起他的那些话。我很难过。字里行间再没有了信任，他甚至从人格上审视我，怀疑我。而这种侮辱是在我最需要援助的时刻出现的，它竟来自我的挚友和师长！

我在○三所干了什么？我勤奋工作，出色地完成了交付于我的专业项目，连续三年获得成果奖——这在毕业不久的一茬人中并不多见，连那个所长也同样承认这个基本事实。不幸的是我在这儿遇上了一个和柏老一样的人——请原谅吧。柏慧，我不得不又一次提到了你父亲，因为不借助这个比喻就讲不明白。我是说这个人像你的父亲一样含蓄而霸道，是这儿的一位“老族长”。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大楼中一个不可动摇的人物，这点也很像你的父亲。他成了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权威，却又毫无真实货色。说起来也许令人不信，他大部分时间连一些专业上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明白，可荒唐的是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这儿最重要的专家之一。

就靠了这些，他成为那些呕心沥血的学者头上的一块顽石。他成了“牧羊人”，一天到晚挥动鞭子，不管那些羔羊怎样惨叫，怎样鲜血淋淋。我也是一只羔羊，不过我没有仅仅捂住自己的伤口而已。

我最后终于搞明白了他是什么人。原来他们由来已久，从来都把